

名家随笔



月亮中的武后

蒋殊

“从来,就没有一个女人上过泰山封禅啊!”

“我去了,就有一个女人上泰山封禅了!”

“此举,有何意味?”

“日——月——同——辉!”

此刻,天上并无月亮,可眼前一轮明月却发散着幽蓝色的光芒,从泰山脚下向着山顶缓缓升起。

极其心动,为眼前的画面,为一个女人在雄壮面前的霸气。

正值初秋,夜微凉。天南地北来到泰山的人们,大多要选择看一场《封禅大典》。

依山而建的一个舞台,在漆黑的夜晚华丽无比。冷风频繁吹过,却吹不散眼前的流光溢彩。单单这个创意,就足以让《中华泰山·封禅大典》这出实景剧在观者心中刻下烙印了,再加上秦、汉、唐、宋、清五朝皇帝登山封禅的历史在高科技声光电助力下逼真再现,让人不禁对华夏民族敬畏天地与“天人合一”的精神产生共鸣。

五朝历史各具特色,五朝帝王各具风采。可撞进我心里的,只有月亮中的武则天。

那个晚上,不仅是我第一次感受夜晚之美,也是首次感受月亮之魅。然而,震撼我的那轮皎洁的月亮并不在天上,我甚至没有抬头看看漆黑的夜空中有没有一轮月亮。过程中不敢眨眼,盯着那轮蓝月亮一路向上,追逐那轮金灿灿的代表皇权与男权的太阳,直至并肩,直至超越,直至气势如虹地独自登顶。

那是泰山之巅啊!

那是一轮月亮啊!

那是一个女人啊!

多少年里,也从未想过“日月同辉”这个词的内涵。泰山那个凉风习习的夜晚,我呆呆地看着这个惊艳的画面,看着眼前日月交汇,叠加,莫名的感动流遍周身。

回到公元666年的那一天,泰山光芒四射,日月同辉。

那个女人大胆,响亮地提出要与皇上一同登顶泰山,参与封禅。

那个女人智慧,不仅亲自推动了那次封禅,且如愿登上泰山之巅主持了封禅仪式。

那一年,武后44岁。44岁的武后将“男女平等”四个字张贴泰山,昭告天下。

武后在理啊,泰山不仅代表乾象父性,也代表坤象母性。封禅大事,岂不应该是乾坤合一,阴阳交汇吗? 皇帝祭天,皇后祭地,不是极其合理的事吗?

当然,登顶泰山,参加封禅大典,于武后而言,只是轻轻迈出一小步。换句话说,她的雄心壮志才刚刚启幕。

武则天智慧,有手段。但是否如愿,需要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

再智慧的人,也左右不了天。封禅如此要事,大多数时候要靠“上天”恩准,严格的标准线,低一毫米都不行,否则历史上也不可能只有六位帝王在泰山完成封禅。

武后执意以女流之身破天荒,不仅没有惹怒上天,倒似乎是“天注定”。泰山也显然是接纳了这位不同凡响的女子,一路护佑她在24年后如愿称帝。

那一年,她已经67岁。67岁高龄的武后,成为武帝。

成为武帝的她依然幸运,在74岁时再次赶上四海宁静、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这一次,她不需要请示任何人,傲娇地以“天子”身份封禅中岳嵩山,向上天汇报天下大事。

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

未曾想过,有一天会用文字触碰武后。或者说,之前从未喜欢过这个同为山西老乡的女帝王。她成功吗? 当然! 她是好皇帝吗? 也确实,执政期间社会稳定,读书风气盛行,广开言路,修书编纂;女进士,诰命夫人,恢复宫女自由……她更为天下女子争得不敢想象的待遇与地位。

当然,她未必是一个好女人。至少,她不是一位好母亲。

功与过,美与丑,都是她。

不管泰山怎么想,她的出场都让夜空中那轮月亮盖过晨起日出的光芒。

距离之美

黄丹

多次被朋友盛情邀请去体验一场非比寻常的音乐会,他拍胸脯保证这绝非凡品,与音乐厅里的常规有着天壤之别。心中不禁泛起一丝好奇的涟漪:这场音乐盛宴,究竟藏着怎样令人耳目一新的秘密呢?

到达现场后,一切都与往常截然不同。这场音乐会居然坐落在城市的山林之间,演奏者们站在湖心的亭子里,宛如一群优雅的丹顶鹤,在水面上轻盈起舞。观众们则在岸边各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享受方式:有的人坐在亭台楼阁中,与微风轻轻交汇;有的人躺在柔软的草坪上,与皎洁的月光默默互望,大家都在肆意地放松身心。随着晚风的流动,管弦乐器的声音穿越湖面,袅袅传来,如同山涧间的空谷回音,那乐声在若隐若现中,反而异常有力地穿透了心房。

让人不禁联想到《红楼梦》中那令人神往的月下听笛场景。中秋晚宴,贾母带着众人赏月听笛,说道:“音乐不在多,只用吹笛的远远吹起来就够了。”只见远处的桂花树下,吹笛人在一片花雨纷落中,奏起带着淡淡桂花香味的笛声,呜呜咽咽、悠悠扬扬和风传来。若有似无间的笛声,平添了寂寥之感,让人恍然若梦。

不止乐声,花香也讲究距离之美。四君子之一的空谷幽兰,幽香的气息,清远而悠长,若有还无,飘飘袅袅。每当贪婪地想多拥有些花香,凑近一嗅,反而吓得它们一溜烟地四处逃散,闻不到一丝幽香了。



有草名含羞

徐楠

记得童年时一个春天的傍晚,父亲拿了一盆植物回家,只见那植物如一棵草一般,那么的纤弱和不起眼,瘦细的枝上有几片小羽毛般的叶子,像小扇子一样,怯生生地伸展着。父亲看我爱搭不理的样子,便用手轻轻触碰了一片叶子,它的小叶片立刻合拢,紧接着茎叶就会垂下来,感觉很怕羞的样子,就像腼腆的少女不敢抬起头一样。我顿时来了兴趣,过了一会儿,那叶片又恢复了原状。父亲告诉我这植物的名字就叫含羞草。

那株小小的含羞草随遇而安,移居院子后并没有水土不服,长势也不错。一个多月后,它欣然地长出了两枝新叶。我常常在闲暇时间逗弄它。我用手轻轻触碰它的叶片,它的叶柄开始弯曲,叶片缓缓关闭,害羞似地垂下了头。如果用力大些,它面对突袭,合拢的速度也会加快。多次尝试后,它也慢慢适应了,防守速度减弱了,闭合起来也是慢条斯理。如果我们继续逗弄,接连不断地刺激它的叶子,它就产生“厌烦”之感,懒得理你了,不再发生任何反应。而过了一段时间,再次去触碰它,它依旧重复着前面的动作,它那弱不禁风的害羞样子常令人心生怜悯。

后来,我仔细观察发现,含羞草叶片的舒

展与闭合也是有一定规律的。白天舒展叶片,阳光越猛它张得越开;天色渐晚,它就缓缓收拢叶片;阴雨天更是闭合起来,不愿张开。如此看来,含羞草还真是很灵性。

那年盛夏的一个早晨,我刚起来,忽然发现含羞草居然也开花了,拇指大的一团圆圆的,绒绒的粉红色花球,若隐若现在叶片中摇曳,低调而不张扬,在露水的滋润下显得恬静清秀、楚楚动人。含羞草是一边开花一边结果,它的果实团团围在一起,外面布满了毛刺。扁平的荚果开始是嫩绿的,慢慢变成浅棕色,最后成熟时成了深棕色或黑色。

长大后我看了一些资料,对含羞草有了更多的了解。含羞草是豆科,属披散、亚灌木状草本植物。它在1645年就被荷兰人引入了我国台湾,李调元著的《南越笔记》中写道:“叶似豆瓣相向,人以吹之,其叶自合,名知羞草。”后来的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也有记载,说它“大声喝喝,实时俯伏”,是“草木中之灵异者也”。很显然,他们说的就是现在的含羞草,也被称为感应草、知羞草。

含羞草也深得文人的喜欢,童心未泯的文坛老顽童汪曾祺喜欢在闲暇之余逗弄含羞草,他在《花园》中写道:“我爱逗弄含羞草。触遍所有叶子,看都合起来了,我自低头看我的书,偷眼瞧它一片片地开张了,再猝然又来一下。他们都说这是不好的,有甚么不好呢。”读来让人捧腹,他真是一个有趣又可爱的老头。

人们欣赏含羞草,赋予含羞草的情感美感,主要源于它的含羞表现,能给人一种知廉耻的道德启示。清代诗人张若霭为含羞草而赞:“萱花自昔可忘忧,小草如何却解愁。为语世人休怪谗,风情太甚要含羞。”花草亦有情,明事理,知自尊。梁实秋的《生活不过如此》中这样写道:“一株小小的含羞草,尚且不是完全的‘忽忽不知,懒而不觉’,若是人而不如小草,羞!羞!羞!”草木亦知羞,那是一种高尚的品德,能发人自省,能催人奋进。

娇羞的含羞草轻摇着妩媚动人的身姿,从我的记忆深处款款走来。